
「允」「畋」「畋」試釋

陳致

香港浸會大學饒宗頤國學院

金文中有「畋」字，從田從允，宋人本釋為「允」字。但自清代學者孫詒讓據晉姜鼎誤讀為畋以後，直至現代的古文字學家如徐中舒、于省吾又從另外的角度釋此字為「畋」，通「駿」，意即長、遠。今之學者多從之。本文考察自宋代以來學者對此字的釋讀，以金文中辭例為據，結合《詩經》、《尚書》、《逸周書》等文獻資料，認為西周金文的「畋」字，仍當讀為「允」字，是「允」字的異體。

關鍵詞： 金文 《詩經》 《尚書》 古文字

一、「畹」與「畹」

金文中有「畹」字，從田從允，宋人本釋為「允」字。呂大臨《考古圖》著錄有晉姜鼎（集成 2826），其銘文中最後數語云：

晉姜用旃綽綰釁壽，乍寔為極。萬年無彊，用宮用德。畹保其孫子，三壽是利。

《考古圖》引北宋太常博士楊南仲釋晉姜鼎銘云：

畹，疑允字，字書所無，而於文勢宜為允。蓋用畹省聲也。¹

宋人此說，數百年後亦有從之者，如《康熙字典》卷三之「子集下」「儿部」之二云：

允，古文畹。《唐韻》：余準切；《集韻》，《韻會》：庾準切，竝音尹；《說文》：「允，信也，從吕人。」徐曰：「儿，仁人也，故為信。」又《爾雅·釋詁》：「允，信也」；疏謂：「誠實不欺也」。按《方言》云：「徐魯之間曰允。」《書·君奭》：「公曰：『告汝朕允。』」又《玉篇》：「允，當也。」又《增韻》：「肯也。又通作『盾』。中盾：官名。」《前漢·班固敘傳》：「數遣中盾請問近臣」註：「師古曰：『盾讀曰允』，又《正韻》：『羽敏切，音隕，義同』。又《集韻》：『余專切，音鉛』。《前漢·地理志》：『金城郡』『允吾』註：應劭曰：『允吾，音鉛牙』。」

《康熙字典》卷十九「畹」字下亦云：「畹，古文允。」然而隨

1 歐陽修：《集古錄》，卷 1，《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681 冊。呂大臨：《考古圖》，卷 1，《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681 冊，頁 9。

著青銅器的大量發現，金文研究的展開，晚清以後，學者逐漸否定了宋人舊說，而釋此字為「峻」。

可能是孫詒讓始釋為「峻」，孫氏在釋克鼎銘文時，在「保辭周邦，眈尹三或」之「眈」字下加一「峻」字。²其立論與孫對晉姜鼎之斷讀有關。孫氏讀晉姜鼎銘最後數句時，「眈」字斷從上句，曰「用官用德眈，保其子孫」，並且認為「眈」字當為「峻」之訛作。而「峻」即「俊」，所謂「用德俊」者，即用德才兼具之士，若古之「八德」、「八俊」等。並且說「用德俊」猶「陟峻」，謂陞拔俊士。然而，晉姜鼎銘其實是入韻的，其「極」「德」「利」三字，分為群紐職聲，端紐德聲，來紐至聲，前二者屬職部，「利」字在質部，「利」字雖與前二者不通韻，但我認為晉姜鼎銘之「三壽是利」其實就是秬鐘（宗周鐘）銘文中之「參壽佳𪔐（）」。³秬鐘銘文中，後面幾句云：「𪔐𪔐數數，降余多福。福余順孫，參壽佳𪔐。𪔐其萬年，眈保四或。」此𪔐字即與「或」「福」等職部字押韻。晉姜鼎因其器已不傳，只見於宋人摹拓，故「三壽是利」一語可能是古人誤摹，當為「三壽是刺」或「三壽是𪔐」。故眈字只能是從下讀作「眈保其子孫」。

其後徐中舒先生從孫氏釋眈為峻之說，申論甚詳。孫氏著《金文叢辭釋例》云：「《詩·雨無正》：『不駿其德』，《清廟》『駿奔走於廟』，毛傳並云：『駿，長也』，此駿字在金文皆作眈，或作峻（僅秦公鐘作峻）。」次引金文九例，並云：「此諸眈字皆當釋為長，言長在位，長尹四方，長正（尹正俱君長之稱）厥民，長保四國，長保其子孫，長臣於天子也。」⁴徐氏所舉秦公鐘銘文中有「𪔐𪔐允義」一語，其允字作形，下文又有「峻𪔐才立」一語，峻字作形，銘文如下：

2 孫詒讓：《籀廬述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影印《續修四庫全書》本），卷7，「克鼎釋文」。

3 孫詒讓：《籀廬述林》，卷上，「薛尚功歷代鐘鼎彝器款識」。

4 徐中舒：《金文叢辭釋例》，原刊《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所集刊》，第六本一分（1936年），頁1-44。《徐中舒歷史論文選輯》（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頁502-564。

《集成》二六二 春秋早期 秦公鐘

秦公曰：我先且受天令，商宅受或。刺刺邵文公、靜公、憲公，不彖于上。邵合皇天，厶虢事蠻（）方。公及王姬曰：余小子，余夙夕虔敬朕祀，厶受多福。克明又心。盤穌胤士，咸畜左右。盤盤（）允義，翼受明德。厶康莫口（）朕或。盜百蠻（），具即其服。乍厥穌鐘，憲（）音鍇鍇離離，厶匡皇公，厶受大福。屯魯多釐，大壽萬年。秦公毳（）峻（）𡗗（）才立，雁受大令。𡗗壽無彊，匍有四方。𡗗（）康寶。（相連器號：262，263）

按從秦公鐘𡗗字字形來看，從田從允從乚（或從止），似當釋為峻字，故徐說幾為定論，為後之學者所從。民國初在甘肅發現的現藏於中國歷史博物館的秦公簋有銘文云：「𡗗壽無彊，𡗗才天，高引又慶，𡗗囿四方。」其𡗗字作字形。與秦公鐘銘對讀，「𡗗」與「峻」在金文假借為用，應無問題。故到目前為止，新出金文中凡出現從「田」從「允」之字形，學者皆視為「峻」，訓「永」訓「長」。如楊家村的逯器等。然以金文辭例來看，此說尚有疑義。宣王時期南宮乎鐘（集成 181）云：「𡗗永保四方。」厲王五祀𡗗鐘銘云：「永𡗗尹四方。」若此𡗗字釋為長為永，則允字與前後文之「𡗗永保四方」、「永𡗗尹四方」之永字連言，未免疊牀架屋，頗為不辭。故我以為「𡗗」或不當作「峻」，不宜訓為永、長等義。

二、「𡗗」與「允」

從筆者所見之甲金文詞例來看，我認為「𡗗」實分化為兩義：一是可借用為「允」，當從宋人舊說；一是通「峻」與「峻」，如徐中舒、于省吾說，為「峻極于天」之「峻」。而在西周金文辭例中，大多數屬於第一種情況。本文以下即對此觀點進行論證。需要說明的是本文第一稿〈金文中的「峻」與《詩經》中的「允」〉，2009

年5月29日至30日於嶺南大學舉行的，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嶺南大學中文系合辦的「經學國際學術研討會」上首次發表，會上有學者提出了一些質疑；2012年11月底我在浸會大學召集「古金與周代文明國際論壇」，筆者對此文做了很多修訂，又增加了例證，於會上宣讀〈「允」「吮」「駿」試釋〉一文，會上承蒙劉釗、來國龍和沈培幾位見告，裘錫圭先生曾提到張政烺先生即有此看法。因與本文觀點密切相關，茲引裘先生〈懷念張先生〉中相關文字如下：

（張政烺）先生有一次跟我說，他認為大盂鼎「吮正厥民」的「吮」，不應該像一般人那樣讀為「駿」，而應該讀為「允」，用法跟《論語·堯曰》「允執厥中」的「允」，相同。我認為先生的這一見解是值得重視的。我想，按照這樣的思路，在先生看來，金文中的其他「吮」字，至少有一部分，如「吮臣天子」、「吮永保四方」、「吮保四或」、「吮保其子孫」等語中的「吮」，也是應該讀為「允」的。甚至《詩經》中的某些「駿」字，也可能應該讀為「允」。如《周頌·維天之命》「駿惠我文王，曾孫篤之」句中的「駿惠」，是很難講通的，似乎就可以讀為「允惠」。「惠」就是殷墟卜辭中常見的虛詞「叀」，用法與「唯」相近。《尚書》的《酒誥》和《君奭》都有「允惟」之語。「允惠」與「允惟」相近。「允惠我文王」還可以跟《周頌·時邁》的「允王維後」相比較。此外，《詩經》裏的「駿」似乎還有不少可以讀為「允」。希望我的引伸是符合先生原意的。先生讀「吮正厥民」為「允正厥民」的意思，似乎沒有公開發表過，所以我感到有必要記在這裏供大家參考。（2011年10月17日寫）⁵

5 裘錫圭：〈懷念張先生〉，收入《裘錫圭學術文集：雜著卷》（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年），頁210-211。

裘錫圭先生此文之後又附「編按」云：「郭永秉告訴我，張先生在對郭沫若《兩周金文辭大系考釋》師匱簋考釋文所作的眉批中說：『尸臣三百人，當是新俘虜。如是允』〔引者按：『尸臣』之『臣』，宋人所摹，形似『允』字，前人或釋『允』〕則當釋畯。」⁶

有張政烺與裘錫圭此說，則本文所論可以說是為他們補充了更多例證，提供了更為具體的討論。2012年會議發表之後，筆者對此文又作了修改，故讀者目前看到的是本文的第三稿。

目前可以看到的西周金文中的「畯」字，其例不少，今略舉數例如下：

白橈盧簋（集成 4091）云：「白橈盧肇乍皇考刺公尊簋，用宮用孝，萬年眉壽，畯在位，子子孫孫永寶。」師觶簋蓋（集成 4277）銘：「俞拜稽首，天子其萬年眉壽黃耆，畯在位，俞其蔑曆日易魯休，俞敢對揚天子不顯休，用乍寶，其萬年，永保臣天子。」白梁其盨（集成 4446）：「白梁其乍旅須，用宮用孝，用勾眉壽多福，畯臣天子萬年唯亟，子子孫孫永寶用。」善夫克盨（集成 4465）云：「降克多福眉壽永命，畯臣天子，克其日易休無疆，克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此鼎銘云：「此其萬年無疆，畯臣天子需冬（終），子孫孫永寶用。」頌鼎（集成 2827、2828、2829）銘亦云：「頌其萬年眉壽，畯臣天子需冬（終），子子孫孫寶用。」追簋（集成 4219）云：「畯臣天子需冬（終），追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其例尚多，見本文所附之表列。

從字形來看，西周金文中之畯字，皆從田從允，只有春秋時期秦公諸器銘文「畯耄才天」之「畯」，諸器皆下有「止」旁，與後來戰國文字中從田從𠂔的字形頗相類。如秦公簋（集成 4315）銘文：「△昭皇且，嚴各。△受純魯多釐，釐（眉）壽無疆。耄耄才天，高引又（有）慶，囿四方。」以此來看，畯字之為畯是春秋時期在宗周秦系文字中之訛變，並非西周文字中之通例。

那麼西周金文中之畯字究竟何義？我以為實際上就是「允」字之假借。以《詩經》與金文詞例對讀，這一點會顯示得比較清楚。

6 裘錫圭：〈懷念張先生〉，收入《裘錫圭學術文集：雜著卷》，頁 211。

晉姜鼎銘云：「晉姜用旃綽綰鬯壽，乍寔為極。萬年無疆，用言用德。眈保其孫子。」〈周頌·烈文〉云：「惠我無疆，子孫保之」，〈周頌·天作〉亦曰：「子孫保之」。宗周鐘（即鞅鐘，集成 260）曰：「福余順孫，參壽佳喇。鞅其萬年，眈保四或（國）。」南宮乎鐘（集成 181）云：「眈永保四方。」〈周頌·桓〉云：「保有厥士，于以四方，克定厥家。」如〈小雅·瞻彼洛矣〉云：「君子萬年，保其家室」，「君子萬年，保其家邦」略同。「時邁其邦，昊天其子之，實右序有周。薄言震之，莫不震疊。懷柔百神，及河喬岳，允王維後。明昭有周，式序在位。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而於「允」字朱熹《詩集傳》謂：「信乎王之能保天命也」，釋「允」為信。清人陳奐等皆從之。則金文中之眈字當亦作「信」解，非如于省吾所說之峻通峻。楊樹達、郭沫若、于省吾所引之秦公簋（集成 4315）銘文：「△昭皇且，嚴各。△受純魯多釐，鬯（眉）壽無疆。峻寔才天，高引又（有）慶，囿四方。」秦公鐘銘云：「峻寔在位」之「峻寔」。徐中舒釋為〈大雅·崧高〉中「駿極于天」之「駿極」，並疑「駿惠」為「峻寔」之譌。又云「駿」與「峻」為長為永之義。⁷郭沫若釋眈為峻，于省吾釋「眈寔」為〈周頌·維天之命〉之「駿惠我文王」之「駿惠」，又云駿訓為大，惠與寔為形近而譌，意為根柢的「柢」。⁸這些說法，皆以西周金文中之「眈」為典籍中之「峻」作為立論的基點。秦公諸器銘文中，鐘、鐃銘文「眈」字皆作「峻」（）形，下有「攴」（止）旁，與其他諸器的「眈」字是有分別的。惟現藏於中國歷史博物館之秦公簋銘，其字作眈（）形，則郭、于諸氏之說亦未能必，此「峻」字或即通「眈」，亦即「允」字，至於寔字若訓柢，其句意亦未嘗不順。「允」為副詞，謂秦公眉壽無疆，信乎際於天也。

我以為晉姜鼎銘、宗周鐘、南宮乎鐘、五祀鞅鐘銘之眈字顯然皆與〈周頌·時邁〉中「肆于時夏，允王保之」之「允」相同，即

7 徐中舒：〈金文叢辭釋例〉，《徐中舒歷史論文選輯》，頁 552。

8 于省吾：〈詩「駿惠我文王」解〉，《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1962 年第 3 期，收入《澤螺居詩經新證》（北京：中華書局，1982 年），頁 228-232。

信也。《說文·儿部》：「允，信也，從儿，己聲。」《方言》：「允、訖、恂、展、諒、穆，信也。齊魯之間曰允，燕代東齊曰訖，宋衛汝潁之間曰恂，荊吳淮汭之間曰展，西甌毒屋黃石野之間曰穆。眾信曰諒，周南召南衛之語也。」《爾雅·釋詁》：「允、孚、亶、展、謹、誠、亮、詢，信也。」允字在金文中借為眔，其用法也大體相類。總結起來，大抵金文中的「眔」有以下幾種用法，皆與文獻中的「允」相同：

首先，用為形容詞，謂信也。西周金文中最為常見的是「眔臣天子」一詞，如西周晚期此鼎、此簋、楊家村出土的四十二年逯盤，以及前舉諸器之「眔臣天子」一語，以同人作器重複計算，此語於西周金文蓋數十見，顯然是當時一常用成語。其中又有三十多例稱「眔臣天子霽冬（終）」，如此鼎、此簋銘云：「此其萬年無疆，眔臣天子霽冬（終），子孫孫永寶用。」頌鼎、頌簋（集成 2827，2828，2829）銘亦云：「頌其萬年眉壽，眔臣天子霽冬（終），子子孫孫寶用。」追簋（集成 4219）云：「眔臣天子霽冬（終），追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字皆當釋為「允」，因典籍中無「眔臣」一詞，而「允臣」當即《詩·小雅·湛露》中的「顯允君子，莫不令德」之「顯允君子」也，也即〈小雅·采芣〉中「顯允方叔」之允，亦即〈商頌·長發〉中「允也天子，降予卿士」之「允」。〈小雅·車攻〉云：「允矣君子，展也大成。」，朱熹《詩集傳》云：「信矣其君子也，誠哉其大成也。」所謂「允臣天子」猶王之信臣與天子。此允字固知為形容詞，用以言天子臣工之可信賴之忠誠。然而，2003 年發現的眉縣楊家村逯盤，四十二年逯鼎，四十三年逯鼎皆有「眉壽綰綰，眔臣天子，逯萬年無疆，子子孫孫永寶用享」之語，對於此「眔臣天子」之「眔」字，學者多從徐中舒、于省吾說，以為是眔字，其義實未能安。⁹ 若以諸器銘合觀之，我們會發現所謂

9 李零釋此字為眔通隼，亦長久之義。見李零：〈讀楊家村出土的虞逯諸器〉，《中國歷史文物》2003 年第 3 期，頁 25 注 20。其他諸家都釋為眔，王輝：〈逯盤銘文箋釋〉，《考古與文物》2003 年第 3 期，頁 88。董珊：〈略論西周單氏家族窖藏青銅器銘文〉，《中國歷史文物》2003 年第 4 期，頁 40-50。

「畯臣天子」、「畯臣天子霽冬（終）」是謂王之信臣與天子皆得霽終眉壽之禱頌吉祥語。楊家村諸器雖無「霽冬（終）」一語綴之於後，但以眉壽綰綽置之於前，以修飾「畯臣天子」。其他還有如白梁其盥（集成 4446）云：「畯臣天子，萬年唯亟」，其意即「畯臣天子霽冬（終）」也。其他還有較特殊的例子如梁其鼎（集成 2768）銘云：「畯臣天其百子千孫」，若與師觶簋蓋銘之：「永保臣天子」一語合觀，則「畯臣天子」之「畯」（允）字亦有可能是動詞；而「畯臣天子」之天子也非指周天子，而是說作器者本人為上天佑護之子臣。

其二，由形容詞之「畯」，進而可用為動詞，此亦金文中之常例。用為動詞，謂取信之義，實亦隱含保佑的意思。秦公罇云：「畯𡗗在位。」此𡗗字應通「畯」，亦即文獻中的「允」，即保佑之義。即如師觶簋蓋銘之：「永保臣天子」。蓋銘云：「俞拜稽首，天子其萬年眉壽黃耆，畯在位，俞其蔑曆日易魯休，俞敢對揚天子不顯休，用乍寶，其萬年，永保臣天子。」「畯在位」，金文中亦常見，謂保佑其在位者也。其他例證如大克鼎（集成 2836）：「保辭周邦，畯尹四方。」保辭即保艾、保乂，亦是佑護之義，此處「畯尹」與「保乂」對文，其義相類也。周初大孟鼎（集成 2837）：「匍有四方，畯正厥民。」此畯字亦保佑，並兼有管理的意思。而此保佑管理之義，實亦由「信」義引申而來。金文中其他較有爭議的如牆盤銘文中之「達殷畯民」，達字或釋為撻，或曰通。唐蘭釋此畯為「田畯」之畯，謂為農夫的意思。¹⁰ 李學勤、裘錫圭云即經傳中所見之俊民，¹¹ 裘錫圭並云大孟鼎云武王「畯正厥民」，釋此字為「俊」，意謂「使民改正向善」。¹² 連劭名引說文云：「俊，止也。」由此而證「畯

10 唐蘭之所以釋「畯民」為「俊民」主要依據是《詩·小雅·小田》、《詩·小雅·大田》、《詩·豳風·七月》中皆有：「田畯至喜」一語。舊注皆以為田畯為田官名。見唐蘭：〈略論西周微史家族窖藏銅器群的重要意義——陝西扶風新出牆盤銘文解釋〉，收入尹盛平編：《西周微氏家族青銅器群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1992年），頁121。

11 李學勤：〈論史牆盤及其意義〉；裘錫圭：〈史牆盤銘解釋〉，收入尹盛平編：《西周微氏家族青銅器群研究》，頁235；267。

12 裘錫圭：〈史牆盤銘解釋〉，收入尹盛平編：《西周微氏家族青銅器群研究》，頁266-267。

民」就是「安定人民」的意思。¹³ 我以為此處𠩺仍為「允」，大孟鼎「𠩺正厥民」是云信能正厥民，而牆盤之「達殷允民」，是將允用為動詞，謂取信於民或佑護人民也。王輝指出其𠩺字讀「駿」，云：

大孟鼎：「在珅王嗣玟王乍邦，闢畢匿，匍有四方，駿正畢民。」𡇗簋：「用𡇗壽，句永命，駿在立（位）。」梁其鼎：「駿臣天。」秦公罇：「秦公其駿𡇗在位。」駿讀為駿，《詩·大雅·文王》：「宜鑒于殷，駿命不易。」毛傳：「駿，大也。」《爾雅·釋詁上》：「駿，長也。」《詩·小雅·雨無正》：「浩浩昊天，不駿其德。」¹⁴

按王輝釋駿為駿，皆承于省吾、徐中舒二氏之說，其立論的基礎在於將金文中之「𠩺」字隸定為「駿」字。但我認為無論大孟鼎銘、𡇗簋、梁其鼎銘，仍當讀「允」。後世出土文獻中，如郭店簡〈成之聞之〉云：「允（𠩺）市淒德」，其中市即師，謂眾人也；淒謂濟，是動詞，謂有加於德行；而允字也即用作動詞，謂取信於眾，乃可以濟德也。《詩·周頌·酌》云：

於鑠王師，遵養時晦。時純熙矣，是用大介。我龍受之，躋躋王之造。載用有嗣，實維爾公允師。

這裏所說的「允師」如郭店簡〈成之聞之〉云：「允（𠩺）市淒德」之「允（𠩺）市」，亦即取信於眾人的意思。舊注多以為「允」是副詞信的意思，「允師」乃信能為後世師法之義。¹⁵ 從〈成之聞之〉之「允（𠩺）市淒德」來看，這樣理解是不對的。《詩·周頌·酌》一詩多言武王興師之事，為周人大武樂章之一章，其中之「允師」一詞很可能也是取信於眾的意思，則允字亦作動詞用。

13 連劭名：〈史牆盤銘文研究〉，尹盛平編：《西周微氏家族青銅器群研究》，頁 364。

14 王輝：《古文字通假釋例》（臺北：藝文印書館，1993 年），頁 796。

15 王先謙：《詩三家義集疏》（臺北：明文書局，1993 年），頁 1056。

第三，除形容詞和動詞外，眔字在金文中亦用作副詞，其用法一如詩中之「允」字。〈鄘風·定之方中〉：「卜云其吉，終然允臧。」〈大雅·公劉〉：「豳居允荒。」〈大雅·常武〉：「王猶允塞，徐方既來。」〈周頌·武〉：「允文文王，克開厥後。」〈魯頌·泮水〉：「允文允武，昭假烈祖。」類此之「允」字，皆為副詞。金文中宗周鐘：「眔保四或（國）。」南宮乎鐘（集成 181）：「允永保四方。」晉姜鼎：「允保其孫子」皆用允為副詞，與師睪簋蓋（4277）銘之「永保臣天子。」語法結構上是相似的。而大克鼎（集成 2836）：「保辭周邦，眔尹四方。」大孟鼎（集成 2837）：「匍有四方，允正厥民。」及「允在位」等固可視為動詞，視其為副詞亦優有可說。

眔在金文的這些用法，與其他典籍中所見之允字多相合，如：

《逸周書·文酌解》：「九酌：一取允移人，二宗傑以觀，三發滯以（正）〔匡〕民，四貸官以屬，五人曰必禮，六往來取此，七（矚）〔商〕賈易資，八農人美利，九口寵可動。」所謂取允移人，即取信移人。允當釋為信。¹⁶《逸周書·允文解》第七云：「思靜振勝，允文維紀。昭告周行，維旌所在。」舊注多以為此允為用，與用字通。¹⁷我以為不然，此字仍釋為信。〈周頌·武〉：「允文文王，克開厥後。」謂文王信乎能文，使其後能繩其祖武。〈魯頌·泮水〉：「允文允武，昭假烈祖。」謂先祖之光烈，信乎能文，信乎能武。《逸周書·大聚解》：「王再拜曰：『嗚呼！允哉！天民側側，余知其極有宜。』」¹⁸所謂允哉，即誠哉，信哉之義。《逸周書·武儆解》中成王亦曰：「允哉！汝夙夜勤心之無窮也。」¹⁹顯然亦此誠、信之義。允哉猶詩中之允矣。〈小雅·車攻〉：「允矣君子，展也大成。」允字朱熹《詩集傳》謂：「信矣其君子也，誠哉其大成也。」釋允為信，陳奐亦云：「爾雅：『允、展，信也。』又『展、允，誠也。』言信矣君子，誠能成其大功也。」王應麟《詩攷》引《晏子春秋佚文》云：「允矣君

16 黃懷信：《逸周書校補注譯》（西安：西北大學出版社，1996年），頁28。

17 同上注，頁49。

18 同上注，頁433。

19 同上注，頁520。

子，直言是務。」與《逸周書》之允哉同義。《逸周書·成開解》：「在昔文考，躬修五典，勉茲九功，敬人畏天，教以六則四守，五示三極，祇應八方，立忠協義乃作。三極：一天有九列，別時陰陽；二地有九州，別處五行；三人有四佐，佐官維明。五示顯允，明所望，五示：一明位示士，二明惠示眾，三明主示寧，四安宅示孥，五利用示產。產足窮，家懷思終，主為之宗，德以撫眾，眾和乃同。」²⁰所謂顯允，詩中亦多見，曰：「顯允君子，莫不令德。」（湛露）曰：「顯允方叔，伐鼓淵淵，振旅闐闐。」又曰：「顯允方叔，征伐玁狁，蠻荆來威。」（采芑）言君子言方叔之明信可倚賴也。

三、甲金文與文獻中之「允惟」與「吮佳」

金文中的「吮」之為允，其實其來有自。查甲骨文中的資料，我們發現「允」（𠄎）字在甲骨文中也多用作副詞，其義亦如「果」「誠」等，如云：「允雨」、「允不雨」、「允來」、「允出」、「允有」、「允隻」、「允用」、「允彫」，比較值得注意的，惟有「允佳」一詞往往為一固定用法，作強調賓語之用，如：

合集 1163

允佳且乙（𠄎 𠄎 且 乙）

合集 1114

允佳鬼暨周改（𠄎 𠄎 鬼 暨 周 改）

合集 33700

乙丑貞日出戠允佳戠三（乙 丑 貞 日 出 戠 允 佳 戠 三）

合集 34146

庚〔辰〕貞□降〔鬼〕允佳帝令二（庚 〔辰〕 貞 □ 降 〔鬼〕 允 佳 帝 令 二）
〔鬼〕 𠄎 𠄎 采 食 二）

而此語在合集 3019 中，「允佳」變成了「吮佳」：

20 黃懷信：《逸周書校補注譯》，頁 532-535。

卜貞子央……咠隹人……（𠂔𠂔𠂔𠂔……
𠂔𠂔𠂔……）

所以不惟金文中，甲骨文中「咠」「允」二字已可互作，這是比較明顯的證據。

有時，甲骨文中亦有「允隹祖丁」「允隹祖乙」等語，是強調「祖丁」「祖乙」作為祭祀的對象，如前舉之合集 33700 強調日之食，合集之 34146 強調「帝命」一樣。故甲骨文中「允隹」一詞，與上舉文獻中所用相類，一般都是置於名詞之前，實有強調事物之重要性之義，金文中亦不乏其例，如春秋時期邾邾編鐘與編鐃銘文，都有「允唯吉金，乍（作）鑿（鑄）龠鐘。」一語，「允隹」「允惟」「允唯」當視為同一詞語，皆強調事物之重要性。若直譯之，則如「信乎只有」云云。

早期傳世文獻中，似此用法亦不少見，《書·酒誥》云：「爾尚克羞祀爾乃自介用逸，茲乃允惟王正事之臣」，《書·君奭》云：「肆念我天威予不允惟若茲誥予惟曰襄我二人」，《墨子·明鬼下》：「嗚呼！古者有夏方未有禍之時，百獸貞蟲，允及飛鳥，莫不比方；矧隹人面，胡敢異心；山川鬼神，亦莫敢不寧。若能共允隹天下之合，下土之葆，察山川鬼神之所以莫敢不寧者，以佐謀禹也。」《墨子·明鬼下》是語乃引《尚書》之佚文，但傳統的斷讀都是「若能共允，隹（住）天下之合，下土之葆」，孫詒讓引江聲的話說：「共，讀為恭；恭，恪也；允，誠也。」²¹ 其實若與甲骨金文及《尚書》之文例比讀，則知其斷句當如「若能共，允隹天下之合，下土之葆」。猶言百獸、貞蟲、飛鳥、人心皆能共存，才真是天下之合，下土之葆。

四、秦公鐘鐃銘文中之「允」「咠」並見

本文認為當釋金文中的「咠」字為「允」。然而碰到的一個問題就是，在有些金文銘中，「咠」、「允」二字都出現，這是否可以

21 孫詒讓：《墨子閒詁》（上海：上海書店，1986年），頁184。

說是反證呢？如秦公鐘銘文，前面已說到「鑿龢胤士，咸畜左右。𩇛𩇛允義，翼受明德。」而後文又云：「秦公燬畎𩇛才立，雁受大令。翼壽無彊，匍有四方。」本文認為此不足以構成反證，倒是提供了又一例證，說明金文中有時異體並見，特別是用一簡一繁來標舉詞性或詞義之不同。最典型的就是「考」、「𠂔」二字。如春秋中晚期的𩇛罍銘文（見附圖）：

二七一 𩇛罍（齊侯罍）

佳王五月初吉丁亥，齊辟鮑弔之孫，遯仲之子𩇛，乍子仲姜寶罍。用旃戾氏永命萬年，保其身。用享用考于皇祖聖弔，皇聖姜；于皇祖又成惠弔，皇又成惠姜；皇考遯仲皇母，用祈壽老母死。盧兄弟，用求𠂔命彌生，篇篇義政，盧子。鮑弔又成榮于齊邦。戾氏易之邑二百又九十又九邑，與鄆之民人都畷。戾氏從達之曰。「世萬至於辟孫子，勿或俞改」。子曰：「余彌心畏詆，余四事是台，余為大攻，厄大事大遠大宰，是辟可事。子子孫永用享。（相連器號：271.1,271.2）

呂大臨《考古圖》卷一第九有都公鼎（集成），其銘文云：「佳十又四月既死霸壬午，下都雍公誠乍隤鼎。用追享𠂔于皇且考，用气（祈）翼壽萬年無彊。子子孫孫永寶用。」其中的「𠂔」即「考」，通「孝」，用為動詞，謂孝享祭祀活動；而「皇且（祖）考」則用其名詞本義。至於哪個字用作動詞，哪個字應用作名詞，無一定之規，如現藏中國歷史博物館的上都公攷人簋蓋銘：「用享考（孝）于厥皇且，于厥皇𠂔」，這裏則「𠂔」用作名詞，而「考」則用為動詞。西周中期的仲懷父簋（集成 4155）銘：「佳六月初吉師湯父右司仲龢父乍寶簋，用敢鄉考于皇且𠂔。用旂豐壽其萬年子子孫孫其永寶用。」銘文中的「考」字即「孝」字，用為動詞，而「𠂔」則名詞祖考的「考」，作器銘者似乎有意用「考」字的不同寫法以刻意區

分詞義。西周中期的仲枏父鬲（集成 746），或認為與仲櫜父簋為同一器主，也是在同器銘中用兩字形：「仲枏父作寶鬲用敢卿孝于皇且丂」。是皆其例也。秦公鐘銘中之「畋」之與「允」，亦不例外。



「允」「畋」「畋」試釋

附圖：黹鑄（齊侯鐘）

附表：「允」「畹」「畹（沅）」諸字字形及詞例表

字形時代	允	畹、畹
商代	 以上甲骨文字形甲骨文中出現近千例，一般作副詞用，意如「果」「誠」等，如云「允雨」、「允不雨」、「允來」、「允出」、「允有」、「允隻」、「允用」、「允彰」，惟有「允佳」一詞往往為一固定詞，作強調賓語之用，如： 合集 1163 允佳且乙（允 畹 且 乙） 合集 1114 允佳鬼暨周啟	合集 3019 卜貞子央……畹佳人……（允 畹 子 央……畹 畹 允……） 尚有多例文句殘泐，不能識讀
武王－康王 (1046–996 B.C.)		 (2837 大孟鼎) 佳九月王才宗周令孟王若曰孟不顯文王受天有大令在武王嗣玟乍邦闕厥匱匍有四方畹正厥民在寧卽事
昭王－穆王 (995–922 B.C.)	 班簋（集成 4341） 亡不咸天畏不卽屯陟公告厥事于上佳民亡咎才彝恣天令故亡允才顯佳敬德亡咎違	 (4219 追簋) 追虔夙夕卹厥死事天子多易追休追敢對天子覲揚用乍朕皇且考隣設用高孝于壽文人用旃句覺壽永令畹臣天子霈冬追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  (4220 追簋) 追虔夙夕卹厥死事天子多易追休追敢對天子覲揚用乍朕皇且考隣設用高孝于壽文人用旃句覺壽永令畹臣天子霈冬追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

字形時代	允	畹、畹
昭王－穆王 (995-922 B.C.)		 (4222 追簋蓋) 追虔夙夕卹厥死事天子多易追休追敢對天子覲揚 用乍朕皇且考隣毀用宮孝于壽文人用旃句畹壽永 令畹臣天子霑冬追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  (4223 追簋) 追虔夙夕卹厥死事天子多易追休追敢對天子覲揚 用乍朕皇且考隣毀用宮孝于壽文人用旃句畹壽永 令畹臣天子霑冬追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
恭王－厲王 (922-841 B.C.)		 (10175 史牆盤) 曰古文王初敘蘇于政上帝降懿德大𣥂匍有上下迨 受萬邦𣥂圉武王適征四方達殷畹民永不玁狄虐豈 伐夷童肅聖成王左右綏綏剛綏用𣥂𣥂周邦  猷鐘 (260) 福余順孫參壽佳喇猷其萬年畹保四或  五祀猷鐘 (358) 猷其萬年永畹尹四方保大令乍電才下御大福其各 佳王五祀

字形時代	允	畹、畹
恭王－厲王 (922－841 B.C.)		 (4317 猷簋) 猷其萬年壽實朕多御用棗壽句永命畹才立乍釐才下佳王十又二祀  (4093 白橈盧簋) 白橈盧肇乍皇考刺公隣毀。用宮用孝。萬年壽。畹才立。子子孫孫永寶  (4094 白橈盧簋) 白橈盧肇乍皇考刺公隣毀。用宮用孝。萬年壽。畹才立。子子孫孫永寶
共和－幽王 (841－771 B.C.)		 (2821 此鼎) 此其萬年無彊畹臣天子霑冬子子孫永寶用  (2822 此鼎) 此其萬年無彊畹臣天子霑冬子子孫永寶用  (2823 此鼎) 此其萬年無彊畹臣天子霑冬子子孫永寶用  (4303 此簋) 此其萬年無彊畹臣天子霑冬子子孫永寶用

字形時代	允	眈、睢
共和－幽王 (841-771 B.C.)		 (4304 此簋)  (4306 此簋)  (4307 此簋)  (4308 此簋)  (4309 此簋)  (4310 此簋)  (181 南宮乎鐘) 天子其萬年眈壽眈永保四方口配²²  (四十二年迷鼎乙) 降余康眈屯又通彖永令眉壽綽綽眈臣天子迷其萬年無疆子子孫孫永寶用享  (四十三年迷鼎辛) 降康眈屯又通彖永令綽綽眈臣天子迷萬無疆子子孫孫永寶用享

22 此處疑漏刻一字，據上下文判斷，所漏當為「克」字。

字形時代	允	𠂔、𠂕
共和－幽王 (841-771 B.C.)		 (速鐘) 乍朕皇考𠂔𠂔鐘鎗鎗恩恩未未離離用追孝邵各喜侃前文人前文人嚴才上𠂔𠂔𠂔降余多福康𠂔屯右永令𠂔其萬年𠂔壽𠂔臣天子子孫孫永寶  (2768 汧其鼎) 佳五月初吉壬申汧其乍隣鼎用𠂔考于皇且𠂔用𠂔多福𠂔壽無彊𠂔臣天其百子千孫其萬年無彊其子子孫孫永寶用  (2769 汧其鼎) 佳五月初吉壬申汧其乍隣鼎用𠂔考于皇且𠂔用𠂔多福𠂔壽無彊𠂔臣天其百子千孫其萬年無彊其子子孫孫永寶用  (4446 白汧其盥) 白汧其乍旅須用𠂔用𠂔孝用𠂔𠂔壽多福𠂔臣天子萬年唯𠂔子子孫孫永寶用  (4447 白汧其盥) 白汧其乍旅須用𠂔用𠂔孝用𠂔𠂔壽多福𠂔臣天子萬年唯𠂔子子孫孫永寶用  (2836 大克鼎) 不顯天子天子其萬年無彊保辭周邦𠂔尹四方

字形時代	允	吮、峻
共和－幽王 (841－771 B.C.)		 (4465 善夫克盃) 克其用朝夕宮于皇且皇且考其黻黻龔龔降克多福 鬯壽永命吮臣天子克其日易休無彊克其萬年子子 孫孫永寶用  (2827 頌鼎) 頌其萬年鬯壽吮臣天子霽冬子子孫孫寶用  (2828 頌鼎) 頌其萬年鬯壽吮臣天子霽冬子子孫孫寶用  (2829 頌鼎) 頌其萬年鬯壽吮臣天子霽冬子子孫孫寶用  (4332 頌簋) 頌其萬年鬯壽吮臣天子霽冬子子孫孫寶用  (4333 頌簋)  (4334 頌簋)  (4335 頌簋)  (4336 頌簋蓋)

字形時代	允	畹、畹
共和－幽王 (841－771 B.C.)		 (4337 頌簋)  (4338 頌簋蓋)  (4339 頌簋)  (9731 頌壺) 頌其萬年畹壽畹臣天子霽冬子子孫孫寶用  (9732 頌壺蓋) 頌其萬年畹壽畹臣天子霽冬子子孫孫寶用  (4277 師觶簋蓋) 唯三年三月初吉甲戌王才周師彖宮旦王各大室即立嗣馬共右師俞入門立中廷王乎乍册內史册令師俞鞞嗣隄人易赤市朱黃旂俞拜頌首天子其萬年畹壽黃耆畹才立俞其蔑曆日易魯休俞敢對揚天子不顯休用乍寶其萬年永保臣天子  (戎生編鐘) 黃耆又耄畹

字形時代	允	吮、唆
春秋 (771-476 B.C.)	 邲編鐘 余鑄鏐是擇允唯吉金乍鑄 甌鐘我以夏以南中鳴娵好   邲編鐘 余鑄鏐是擇允唯吉金乍鑄 甌鐘我以夏以南中鳴娵好  (262 秦公鐘)  (265 秦公鐘) 余夙夕虔敬朕祀△受多福 克明又心鑿甌胤士咸畜左 右 龠龠允義翼受明德△康 莫龠朕或盜百 龠具即其服  秦公鐘 (集成 268)  秦公鐘 (集成 269) 與鐘銘同文  石鼓文·鑾車 吾隻允異 ²³	 (2826 晉姜鼎) 晉姜用旃綽綽壽乍寔為極萬年無彊用旨用德吮 保其孫子三壽是利。  (4315 秦公簋) △昭皇且颺嚴匱各△受純魯多釐壽無疆唆寔才 天高引又慶卂囿四方  秦公鐘 (集成 263) 秦公唆唆龠才立雁受大令覺壽無彊匍有四方唆康 寶  秦公鐘 (集成 267) 秦公唆唆龠才立雁受大令覺壽無彊匍有四方唆康 寶  宋右師延敦 朕宋右市延佳羸羸盟盟揚天側唆共天尚乍齋漿器 天其乍市于朕身永永有慶 ²⁴  宋右師延敦 朕宋右市延佳羸羸盟盟揚天側唆共天尚乍齋漿器 天其乍市于朕身永永有慶

23 句意為「吾此次所獲獵物果異於常」，參見徐寶貴：《石鼓文研究》，頁 843。

24 《文物》1991 年第 5 期，頁 88-89。

字形時代	允	𡗗、𡗘
戰國 (475-222 B.C.)	 𡗗 侯載器 (10583) 鄧侯載思夜思人哉教中祇 敬禱祀休台為齊皇母  允 焦金 豈永台為母司乘宰安 毋聿戠之  攻敵王光劍 (11666) 攻敵王光自乍用鑣起余允 至克戠多攻  (郭店成之聞之 25) 詔命曰：「允币(師)淒 (濟)惠(德)」此言也， 言信於眾之可以淒惠也  (郭店成之聞之 36) 從允憚(釋)恣(過)，則 先者余，來者信	 (長沙子彈庫楚帛書) 日月𡗗(允)生，九州不坪(平)  (長沙子彈庫楚帛書) 帝𡗗乃為日月之行  (郭店緇衣 5 號簡) 惟尹𡗗(允)及湯咸又一惠(德) ²⁵  (郭店緇衣 36 號簡) 允也君子  (上博緇衣 3 號簡) 惟尹𡗗及康(湯)咸又(有)一惠(德)  (上博緇衣 18 號簡) 允也君子

25 此字或隸釋為「𡗗(從身從呂)」，如郭店簡《緇衣》之整理者認為尹字當讀為伊，而此字當讀為尹，則全句當讀為「惟伊尹及湯咸有一德」；但裘錫圭認為此字當隸釋為「𡗗」，通「允」，全句讀為「惟尹允及湯咸有一德」，於義亦可通，見荊門市博物館編：《郭店楚墓竹簡》(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 年)，頁 132。

An Analysis of the Characters *Yun* 允, *Yun* 畀, and *Jun* 峻 in Bronze Inscriptions

CHEN Zhi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Jao Tsung-I Academy of Sinology

The character *yun* 畀 in bronze inscriptions, composed of the radicals *tian* 田 and *yun* 允, was originally understood as a variant of *yun* 允 by Song scholars. Sun Yirang, a late Qing paleographer, then proposed to read this character as *jun* 峻, based on his misunderstanding of the inscription cast on the Jin Jiang *ding* vessel. Xu Zhongshu and Yu Xingwu also consider this *yun* a variant of *jun*, but on the basis of their comparative study of transmitted documents with bronze inscriptions. This paper reexamines the contexts of this character on bronze vessels, cross-referenced with its occurrences in the *Book of Odes*, the *Book of Documents* and other transmitted Zhou texts, and argues that in Western Zhou times it was indeed a variant of *yun* 允, meaning “trust.”

Keywords: Bronze Inscriptions, *Book of Odes*, *Book of Documents*, paleography

